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六月霜

### 第八回 將差就錯頑宦休妻 免死狐悲囚牢贈鈔

卻說秋女士的丈夫聽了秋女士一番規諫，便冷笑一聲的答道：「夫人，你也太愚了呀！適才所言，雖也近理，但是國家的興衰，民族的消長，大抵都關天運，非人力所能強挽的。況且從古以來，那有不敗的國家？我中國幾千年來，什麼漢哩，唐哩，宋哩，元明哩，那一朝不是二百年，便要衰敗一回，然後再盛？現在我們本朝幾百年來也算是盛極的了。但是盛衰的道理，到底逃不過的。所以此刻的衰敗，大約也是天運到了。我們生在這個世界，就有了天大的本事，究竟還強不轉這個天運呢！你不見李鴻章李文忠公麼？他的經濟，在中國也算得著沒有第二個了，他操了一世的心血，終究還是個沒用。所以今日朝中的元老，並一班天潢貴胄，都鑑於李文忠公的前車，不肯妄擔責任。雖說燕雀處堂，是禽獸的心腸，然而得過且過，也是聰明人的作為。我雖不能及得張子房的才幹，卻也喜歡學著他明哲保身這句話兒。夫人，你又是個女子，萬一祖國有了陸沉的禍，決不有責備著你們女子的道理。何苦為了這些沒要緊事，瞎操心呢！」秋女士聽了，說道：「這本是你們男子的責任。我不過既和君成了夫婦，就不得不盡我的心，規諫一番。今聞君這番議論，是君的志向已經決定如是了，我也不敢相強的。但只是我雖女子，卻女子也知有女子的責任。我今只要盡了我女子的責任，也不枉人生一世了，不知君肯從我的志願麼？」他丈夫正欲開言，忽見一個丫環進來報導：「老爺，外頭有人請老爺吃花酒，不知老爺去不去？」他丈夫聽了，便笑嬉嬉的說道：「去去去，那有不去的道理麼！」說罷，竟自去了。這裡秋女士見他溺志花柳，不想報國，貪著目前的快樂，忘了亡國的憂愁。良藥苦口，忠言逆耳，說出來的話，都是沒了良心似的，看來這段朽木是不可雕的了。只是自己一片熱腸，終沒個發洩的時候。看來欲行我的素志，必得先實行這個家庭革命。但是中國這個風氣尚沒有開，若真真實實行起來，恐冒了天下人的不韙。千思萬想，終覺不安。停了一會，丫環來請吃晚飯。女士便出去，吃過了飯，回到房裡，自覺心中悶甚，就胡亂睡了。幾日無話，暫且不提。

這日秋女士想著他丈夫已存了一個得過且過的心腸，勸也勸不轉的了。自己的終身，若是依附著他，雖也可以過得些好日子，然我素日的抱負，卻不是都要付諸流水了麼？況在這個時勢，女子也須要自立，萬不可再有這依靠男子的心腸。秋女士想到這層，便定了一個主意，決計到東洋去走一趟，把外洋的風俗，實驗實驗。然後回到中國，提倡女界的文明，定要把二萬萬女同胞盡行喚醒，個個不受他們男子的壓制。於是我這個家庭革命、男女平權的目的，方能夠達了。

時，他丈夫已進來了。秋女士便把這個主意，一一的告訴了他。他丈夫便道：「夫人，我承你前朝勸了我，我今日也要勸你一番。從來婦人家自應以柔順為主，即天地的道理。雖說是天地並尊，然而究竟是天在上，地在下。至若陰陽兩字，陰雖在上，終究是柔；陽雖在下，仍舊是剛。所以人倫的道理，自古迄今，終說是男貴女賤的。難道幾千百年來，就沒有個有才德的女子麼？這也是女子的應該要服從男子的道理。你也是名門出身，自幼也讀過書的，豈不聞曹大家女誡上頭說過的兩句話『生男如狼，猶恐其狂。生女如鼠，猶恐其虞。』這個曹大家，乃是歷史上有名的才女，他為什麼也說出這句話來？哈哈，夫人你是個聰明人，難道就想不出他的意思了麼？」秋女士道：「咳，這叫做彼一時，此一時。君枉讀詩書，連個經常權變的道理都沒有懂得，但只知詩云子曰，拘泥牢了聖賢一兩句話，死也不化。照你說來，竟是科舉也不必廢，立憲也不必立了！」說到這裡，便長歎一聲，默然不語。

忽聽他丈夫問道：「夫人，我且問你，你這個遊學日本的主意，可是決定了麼？」秋女士道：「這個主意，我心中懷之已久，那有不決定的呢！況此刻時勢已迫，風潮愈急，更是不容再緩的了。」他丈夫聽了，「哼」了一聲說道：「女子不出閨門一步，方是正理，那裡有隻身游到異國的道理！你雖厚著面皮，不怕人家笑話。我這裡卻是堂堂閥閱的人家，憑你決定不決定，我不放你去，看你怎麼樣？」秋女士道：「君雖不准我去，然而人各有志。譬如君愛嫖賭，我也不能不許你。此刻我要遊學，諒你也不得相強我的。君只知男人是應該壓制女人，那裡曉得男女是平權的呢！」秋女士這番言語，說得他丈夫心裡一股無明火，直迸出天靈蓋來，狠聲的說道：「好好！我倒好好的勸你，誰知你越說越不是話了！怎麼說來說去，終是些男女平權、家庭革命的話？不知你從那裡去學得來的這混帳言語，就像著了魔似的，總勸不醒了。我如今也不犯著空費嘴舌來勸你，你若真個要去，你就去。只是莫怪我沒有半點兒夫妻的情分，我可要和你離了婚，然後方放你去的！」

正說著，只見奶媽領著他的子女進來，問道：「老爺為什麼不到王爺府裡去，倒在這裡和奶奶鬧呢？」那兩個孩子，卻也乖覺，見了他父親和母親都是沉著臉，他也不做聲，只是立著呆看。秋女士抬頭見了他的子女，不覺一陣心酸，掉下淚來。他丈夫見女士下淚，認道是被我嚇出來的，於是想索性把他嚇一嚇，或者倒可把他遊學的心嚇掉了，也未可知。想罷，便假做滿面怒容，恨恨聲的走了出來。到書房內寫了一張離婚的書，藏在袖子管裡，仍舊走到裡邊。見秋女士拉著他姊弟兩個，在那裡嘮嘮叨叨的，不知說些什麼。便進房坐下，問道：「夫人，你到底去呢不去？」秋女士見他丈夫一臉的怒容，便也狠聲的說道：「這是我的素志，憑你怎樣的擺佈我，我終是要去的！」他丈夫聽了，便在袖子管裡拿出那張休書，望台上一擲，說道：「你去你去！你帶了這個，快快的去罷，不要在這裡鎮年鎮日鬧了！」秋女士見了這張紙頭，便也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你既要實行休我，難道我就不能自立的麼？」說著，伸手將那張休書拿起來，看了一看，便折好了，向懷裡一揣。他丈夫見女士真個將休書受了，直把他氣得兩眼發昏，怔怔的幾乎回不過氣來。半晌方歎了一口氣，轉身望外而去。

這裡秋女士紅著眼眶，想了一回，心中主意已定。即忙回過身來，對那丫環說道：「你將我的首飾衣服拿他出來。」丫環道：「奶奶此刻要這些東西做什麼？」女士道：「我看你老爺這個光景，已經恨氣把我休了，任憑我去。我想要他幫助些川資是不能的了，所以我想把這些首飾衣服並湊湊去當些川資呢。」丫環聽了，便道：「奶奶，這是何苦來？好端端的在家裡不好！吃的山珍，穿的綾羅，還要出洋做什麼呢？」女士聽了，便把丫環啐了一口道：「你這沒志氣的蹄子，懂得什麼來！大凡一個女人，也要有些自立的本事。若是一生一世靠著男人家，還算得是個人麼！你也不想想，自己也是個人，為什麼去服侍人家呢？都是沒有了自立的本事，才致受人家的管束。我替你想，也該生些志氣出來才好，怎麼的還是這樣一個傻法，只是貪著目前的快樂，忘了後日的苦處？」說著，又歎口氣說道：「這個道理，你又不曾讀過書，也難怪你不懂。你且把我的衣服首飾拿出來，不要你多管。」那個丫環被女士埋怨了一頓，便垂頭喪氣的自去開箱子，將衣服首飾一一拿了出來，用包裹包了，問道：「奶奶，叫誰去當？」女士道：「你拿出去，叫奶媽去當了就來。」丫環應了一聲，提了包裹，去叫奶媽當去了。這裡女士又歸聚了一番，只將自己娘家帶來的拿了，夫家的盡行留下。不一時，丫環拿了當的銀子進來，交給女士收了，問道：「奶奶幾時動身？可是一徑到外國去麼？」女士道：「我明日還要到各家相熟的姊妹處辭行呢，大約後日動身。先到紹興，然後再起身出洋。」丫環又道：「姐兒和官官怎麼樣？帶去不帶去？」女士道：「這個我要帶去的。」那丫環聽了，也沒言語。看看天已晚了，上了燈，吃過夜飯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女士一早起來，梳洗已畢，便往各家姊妹處告辭一回。回來，天又上燈時候了。便命人將自來火門開了，點了一盞自來火，自己拿著一張報紙，靠在一張藤椅上看報。看未片時，忽地把張報紙往地下一擲，道：「中國政府真真是個叢中的鸚，水中的獺！定要把個祖國瓜分了才算呢！」看官：你道他看見了什麼件事？原來政府裡頭，新近捉牢一個革命黨人，口供沒有審出，已把那個人關在牢監裡，商量要把那個人定罪。雖沒有口供，他們想造一個出來，上頭是一定准的，他們就要望賞哩。但據報上所載，這個人並不是革命黨，實實是冤枉他的。所以秋女士見了，著實的替他抱冤起來了。一言表過。且說秋女士想了一想，這個人必定也是個維新人物。我雖不曾和他見過一面，但既是同志，就不見過面也是一樣的。此刻聞得他客囊羞澀，在獄中極形狼狽。我雖女子，然仗義疏財四字倒還懂得。想要弄些錢去幫他獄中使用。

不知女士如何送去，且看下回便知。